

试析余华《第七天》的新闻介入写作方式

李俊飞*

目 录

1. 引言
2. 文本分析：生者世界与逝者世界的失衡
3. 接受分析：现实世界对艺术世界的围困
4. 原因分析：新闻介入写作方式背后的思考

1. 引言

随着新闻概念的逐步泛化及其影响力的增强，作家可通过改编、借用现实新闻内容或以新闻的语言形式对文学作品进行结构、情节、语言等方面的构建，在整个作品中，新闻并不占据主要地位或叙述主体，只是以介入的方式参与文学创作，如此创作方式被称之为“新闻介入写作方式”。以《第七天》作为代表的一系列具有新闻介入特点的作品已成为一种相似产物，在这些作品中新闻具有关键的作用，其创作的过程离不开作品本身特点的塑造以及阅读受体的需要。《第七天》这部小说的特点就在于其不同的时空框架，其叙事超越了地球时空，随着此作品的译本相继出版，《第七天》受到了韩中两地的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新闻”也成为了学者对此小说展开批评的一个重要角度。本文亦从新闻介入的角度对《第七天》的叙事、内容、传播、思想进行分析后提出相关

*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助理研究员

结论，以尝试得出文学与新闻的解构过程及原委，最终期达到二者相互关照的态势。根据美国M.H.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说法，“世界、作者、读者、文本”四个要素形构了整个文学活动。“世界”作为一种写作的时空要素及关系要素，将作品的内容框架分为逝者世界与生者世界两部分，再从现实与艺术两世界探析写作方式与接受群体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出此种写作方式背后的思考。首先，本文所说的两组世界是分别以文本与读者为主要对象搭建的，第一组的两个世界是基于《第七天》构造的世界观进行划分的，“在使用世界这一术语时，我们使用的是一个空间术语。”¹⁾ 即小说中灵魂所在的世界与生者所处的世界，其是两个不同的空间概念，“第七天使用灵魂勾勒出时间的另一种概念。它从两个方面说明了传统时间的结构性逆转：它展现了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渐进式时间观念，同时它也与传统的周期性时间概念背道而驰，因为《第七天》中的灵魂无法重新进入另一个存在。”²⁾ 故通过灵魂的参与，从时空的角度将文本中的两个世界清晰的在形式上做了区分，本文中称之为生者世界与逝者世界。另一组世界则是以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划分出来的，“伟大的小说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他的自我连贯的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³⁾ 余华在《第七天》中所呈现的艺术世界与读者现实所处的经验世界部分重合又部分区别，以《第七天》这部小说作为艺术整体，另一方面，将因文学活动所产生和影响的物质要素作为现实，故称之为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

1)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2) HUANG, Yiju: Ghost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return: the case of Yu Hua's *The Seventh Day*. *Neohelicon*, 2016, 59-71.

3)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2. 文本分析：生者世界与逝者世界的失衡

对于两组“世界”的失衡概念，这里可以朴素的认为是在新闻介入到情节的构建以及叙事视角的转换过程中，文本所出现的一种信息不平衡状态。具体来说，新闻作为一种素材的形式弥补了叙事上的不完整性，通过新闻在两个世界中的信息交互，补充了主要事件的因果、递进、矛盾等关系，为转换叙事视角搭建了的平台，从而搭建了使多条故事链条可以产生联系的桥梁，但同时也产生了信息传递单一而导致不平衡的现象。这也是新闻介入作为一种叙事方法所带来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第七天》的文本内容中，余华虚构了一个平行世界：逝者世界，并且生者与逝者的世界可以产生联系互动，而这种联系互动被作用于文中的新闻介入。自《兄弟》后，余华渐渐转入现实主义洪流中，他所在的先锋派小说渐向新写实主义调转头，而《第七天》的新闻介入也体现了余华对现实中国社会与舆论的直接关切。余华在《第七天》中创造性地将灵魂与生者虚构在一个平行的世界观中，这种虚构带来了《第七天》的灵魂叙事，而想要达到在平行世界观下的沟通，就需要一个媒介去打通生者与逝者的信息联系，新闻在文中就起到了这种信息媒介的作用。加缪曾言：“对一个人来说，理解世界就是把世界归结为人，打上他的印记。”⁴⁾作者对于逝者与生者世界的理解就像两位具有不同母语但共用同一门中介语的人在对话一般，那门共知的中介语是文中所出现的新闻，而母语则是他们所处同一世界中的无障碍语言，于是与另一个平行时空的沟通就需要新闻做中介语，也可以说是“元语言”(Meta Language)，因为它起到了链接两种语言的溯源效果。通过整理小说中的新闻，我们可以发现新闻不仅仅是一种信息获得和传递的素材还是一种生者与逝者都可见知的媒介，是支撑此组时空可通联的基础条件。

4) [法]阿尔贝·加缪：《加缪文集》，郭宏安、袁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34页。

表1：文本中所出现的新闻

生者世界的呈现	媒介手段	逝者世界的呈现
市长工作过度突发心脏病去世。	电视	未知
市长在酒店去世。	网络流传	
拆迁上访煽动暴力，否认有人被掩埋丧生。	电视采访	夫妻被睡梦中遭受暴力强拆掩埋死亡。
涉嫌官员腐败，调查李青，李青自杀。	报纸	被丈夫遗弃，得性病，被官员包养，然后在调查人敲门时自杀。
商场火灾，七人死亡，二十一人受伤。	电视	三十八幅烧焦的骨骼被抹去姓名，亲属给了封口费，其中包括杨飞的养父。
商场火灾政府瞒报死亡人数。	网络流传	
河中有被医院遗弃的二十七个死婴，登报后被撤下。	报纸	死婴被非法处理。
死婴照片被记者发布上网，舆论批声爆炸。	网络	
地下水抽取导致塌陷，医院太平间被掩埋，李月珍与二十七具死婴的尸体离奇失踪。	网络	未被火化在“死无葬身之地”游荡。
太平间尸体已被妥善处理并火化。	政府新闻发布会	
刘梅因男友送山寨iPhone跳楼自杀。	报纸	自杀原因是因为男友的欺骗并非假iPhone。

“在创造生命的喜悦方面，《第七天》的字里行间流露出隐含作者对虚构之力的不够信任，这种不信任削弱并消解了虚构的这一力量。”⁵⁾ 这种对虚构的无力感来源于有形的新闻写作打破了世界的内在平行。虽然平行的形式基础被建立起来，但是逝者世界并非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行世界，而是依赖于生者世界所存在的必要时空，其是无法完全同生者世界在所有维度都平衡下去的，同样无法在逝者的世界中开展虚构及主动权生成新的故事，故产生了表面上主要写逝者世界而实际是生者世界主导这样的失衡。《第七天》并未从更深层的视角解构逝者世界，可以看到新闻的出现使二者链接，同时将生者世界的因素过度的施加给了逝者世界，致使逝者世界不再有创造，逝者的世界观不再有更深层次的挖掘，甚至“死无葬身之地”的餐馆都是以生者所处的状态进行写作

5) 常立：《论余华长〈第七天〉中的虚构与现实》，《小说评论》2013年第5期，第116页。

的。再比如李月珍与二十七名弃婴尸体的失踪事件，在生者世界中没有人公布真实的经过，只有新闻在以最简单最广泛的方式来引出事件，最终在“死无葬身之地”发现了李月珍带着二十七具死婴，这个时候生者世界与逝者世界通过新闻链接到了一起，逝者世界解释了生者世界，而被解释的主体其实就是生者世界中弃婴事件的新闻。虽说这种失衡也可以表现出是余华的现实主义转变，也带着新写实主义的特点，但对灵魂的追问以及人生、死亡的深层表现很少涉及。新闻本身不管从语言还是释义上都是以去主观化的陈述为主，这就更加凸显了文本对本质精神探讨的缺乏。以上可进一步证实为，从整理的新闻故事中（见表1），可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每一则生者世界的新闻，在逝者的世界当中都被延展开来，这其实又回到了生者支配逝者的操作中。小说中，两个平行世界的构架本是提升荒诞艺术形式的良好方式，但是在新闻的介入后，新闻的链接使小说的情节从生者世界延伸到了逝者世界，这种具有“蒙太奇”特点的操作使两个时空的内容产生了一定的同质性，小说人物死亡后依旧沿袭着生前的基本特征，只不过在生者的世界中不可说、不能说的信息被无限制的表达了出来，其大部分的叙事情节也趋于相似。基于新闻的情节开展无非是从虚假到透明、从听闻者到经历者、从众说纷纭到官方统一的过程，根本的世界观并未产生深刻的差异，终导致逝者世界仅停留于表面的结构，而内在的精神与内容则是生者世界的“再生品”，这即是新闻介入写作方式导致虚构力缺失的一种结果。

由于在逝者的世界观中虚构形成不了完整的结构体系，这就需要作者通过一系列叙事视角的转变来实现叙事的系统和完整性。也就是说，新闻介入的写作方式其不只是具有功能意义，也具有结构意义。新闻作为一种结构单元，在“生---死”的叙事结构中介入。“从文本的形态属性上，新闻是源于生活，还原生活，源于事实，还原事实，其着力点在‘还原’上。‘还原’是一种归真，是对事实的解读、描述和有效传播。”⁶⁾而文本中的新闻则出现了还原缺失的现象，为弥补这个缺失

6) 方延明：《新闻文学化与文学新闻化的异化现象研究》，《山东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部分，角色需在逝者世界进行必要的解释，但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两种结构状态：“生@新闻@死”、“新闻@死@生”。第一种结构是在文本中比较容易发现的，存在于表层的叙述中，表现出的过程是：叙述视角从生者的世界开始转移到新闻单元，最终带着新闻单元转移到死者的视角。第二种结构状态是一种“新闻”作为一种解释单元的结构，逝者世界中的绝对真实和透明配合了整部作品的新闻介入，由于生者世界本身就缺乏还原能力，从而产生了叙事视角从媒介从而产生了叙事视角从媒介媒体直接到死者本人的转变过程，其中生者世界的单元被作为终点，也就是说新闻可以解释生者世界的内容，它并非受到了逝者世界的还原，而是它本身引出了生者世界的某些事实真相，如小说中以死者的视角直接看到新闻，然后对生者世界进行回顾性的探索。这样视角的转变衍生出的影响则多在对生者世界的重新认识之中，重新认识后我们则可以看到文本再次回归到了对生者世界的追述以及重构上，这就意味着逝者的角色是在“有声”中讨论着事实已歪曲了的生者世界，这样以不同的视角叙述着类似的世界观，在终点上亦是生者为视野进行设定。新闻的结构意义还在于以中介的角色造成叙事的矛盾和摩擦，如在商场火灾事件中，政府与主流媒体通过新闻公布死亡人数，而网友通过网络这种非官方媒介透露了所谓的“谣言”，即政府为了减少事故责任将真实死亡人数隐瞒，并通过新闻谎报。“谣言”和“新闻”的两种对立使得叙事距最终的目标越来越远，但同时给予了作者较大的写作空间，因为在生者世界中新闻的源头并非走向一个较为合理的结果，而是走向利用其强势话语权来压制小说中“谣言”，但又因为逝者世界的事实还原，“谣言”便成为了打破社会普遍认知下的特殊因子。所以逝者的视角和“谣言”的因子虽在普遍认知下呈现出虚无或者荒诞，但在文中却是最真实可靠，同时其无形之中对新闻的真相“还原”功能进行了替换。这种看似荒诞的非官方话语与客观且权威的新闻话语所产生的矛盾与摩擦，反映了余华对社会普通人之死亡的一般性理解，另一方面反映了社会话语权力并不能对真实完全负责。

配合叙事的完整性，也出现了叙事视角的取舍现象，文本中直接表现为作者刻意避开写逝者与生者世界的直接接触。作者在联系生与死的世界常用新闻

信息做桥梁，就是说信息的传递在两个世界中多以死亡时间的前后差异以及新闻等公众信息来实现交互，导致了文本对生与死世界的联系结构比较单一，使两个世界在信息沟通上对新闻和时空重合产生一定的依赖性。加之《第七天》是以杨飞这样一个非全知的叙述视角进行的，就需要多个媒介的参与才可以真正的将完整的世界观展现出来。为了实现新闻在文本中是主要的信息媒介，有的信息源就会在情节上让位于新闻：文中的市长。从所整理的新闻内容来看，市长是在第一章就被提到并且参与到李青故事线中的人物，而作者在逝者世界中并未提及，市长的死亡离奇且新闻中报道不详，在所有逝者都揭示了新闻真相后，这位市长却在小说开始时就被火化，以至于死因和真相石沉大海。市长这个角色是社会信息热源，相比较杨飞的作为普通民众的视角，其信息面更为宽广。要保证小说里普通人的话语地位，这种信息热源显然不会被允许占过多篇幅。所以隐秘起市长的叙事视角其实是为了给新闻话语让步。简单来说就是市长的被忽略，给新闻的介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显然，余华在小说的时空结构设计中尚不算十分缜密，故可能出现为了创作而创造的写作方式中。从文本内容综合看来，新闻就像潮汐一般，“它是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⁷⁾ 逝者所闻的信息就像精神财富澎湃的回流，最终抵达的依旧是生者的世界，这种失衡的现象贯穿了小说全文。

3. 接受分析：现实世界对艺术世界的围困

传播学中提出，当信息语言一旦发出被接受者接受后，必将对接受者产生或小或大的影响，并且会产生一定的反馈，至使产生相互的作用。这就是说明了

7) [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艺术在创作的过程中对现实信息的接受，以及艺术形成后对现实世界的反馈互动过程，在基于《第七天》新闻介入的写作方式下，艺术与现实处于了相互接受的状态。而在接受美学⁸⁾ (Receptional Aesthetic) 中，作品已经突破了孤立的存在，融汇了读者即审美主体的经验、情感和艺术趣味。《第七天》的新闻写作方式在以美学单位存在之时，也同样呼应了接受美学的主张，使这个写作过程带着读者及经验的体现。

新闻本身是有效信息的传输，在新闻的社会性功能发挥作用时，新闻其实是从固定信息转变到了社会意识，也就是这种转变下小说可以对新闻进行性质及功能的延伸。新闻在小说中产生了对现实的更直接反应，基于传播学中接受方与被接受方的信息互动，形成了一种现实——艺术——再现实的重构过程。这一流程在第一手新闻进入现实世界后就已经开始，第一手新闻是最具有新闻本质属性的，也可以说是后期所有流程的模版，在通过社会价值体系“消化”后，新闻的外壳被拨开，即新闻的“五W和H”（即何人Who、何事What、何时When、何地Where、何因Why、何果How）中的五W被忽略，H被留下。H的内核元素介入到了艺术世界中，随着这种内核元素在艺术世界中被重构（加上虚构的外壳），新的价值导向便形成了。下一步是读者接受后，这种重构的新闻再次回到了现实世界中，产生了对现实新闻的反思作用，同时与现实世界的核心价值产生互动，从而形成更加深刻和更强的普适性媒介，这就是新闻在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介入中所进行的重构过程（见图1）。新闻在艺术世界的活动，若加以有效的利用想必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8) 参见[德]汉斯·罗伯特·尧斯：《文学史对文学理论的挑战》，张廷琛编，《接受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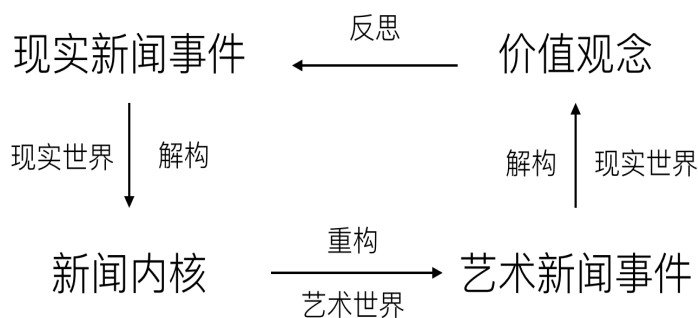


图1：新闻事件在“现实—艺术重构”的图解

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发现若想通过新闻来作为接近现实世界的触角，难以避免的是在虚构过程中将新闻的普适性加大，并且新闻在传播发酵的过程中依照现实的流通手段、接受人群、信息流向。《第七天》中新闻的发生传播与反馈最终还是采用现实社会发生的流程，不管是商场火灾还是弃婴事件，在新闻内容上有所合理的虚构，但是在整个新闻发生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多出现“电视上说”、“网上流传”、“记者报道”的明显的发生标志，导致整个事件上的发展多参照现实世界中炒作、谣言、辟谣这些舆论处置情节。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也可以发现官方与民间的信息不匹配现象，现实的因素被大量借用复制，这样的创作思路可以让新闻更加深入的链接现实与艺术的世界。

“余华认为，有两种现实或生活，一是生活中的现实或者说现实中的生活，二是文学中的现实或者说文学中的生活。”⁹⁾其实这两种现实就是本节所说的现实与艺术的世界。《第七天》在强调通过新闻接近现实的同时，又在极力规避小说虚构力减弱的风险，在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联系上，新闻的介入的确使小说更接近于生活中的现实，使读者、世界、作者三者合理的联系到了一起，但是当提及文学与现实的分界线时，《第七天》这部作品并没有利用有效措施使艺术与现实从本质上区别开，而是通过新闻介入的方式使艺术与现实两者的分界

9) 高玉：《论余华的“先锋性”及“转型”问题》，《文艺争鸣》2008年第8期。

线变的模糊，让现实与艺术的连接变的模式化、简单化，缺少了深层次的融合效果，即艺术世界变为了现实世界的“附庸品”。所以，在《第七天》这部小说中，新闻其中一种作用在于连接现实与艺术的世界，连接后对艺术效果与小说肌质是有一定影响的。相比较于新写实主义小说，《第七天》这部作品在新闻的介入后产生了一部分艺术表达上的牵强。这可解释为：其一是新闻的固有语言特点将现实新闻与虚构新闻的界限模糊化，从而产生了生硬搬运现实信息的嫌疑，虽说这与新写实主义的不刻板表现、追求生活“原生态”的创作理念相呼应，但是另一方面新闻这种典型追求视野宏大的载体又与“新写实”产生了一定矛盾；其二是对写实的过于看重而引发对“主义”的缺失，《第七天》中引用大量新闻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再现与反映，政府强拆、瞒报实情、非正常死亡等一系列新闻主题都出现了刻板复制的新闻导入、连接，此使写实变得扁平化，使具有张力统领大局的“主义”很难在整部作品中发现。不管小说是否抛弃“主义”，这两点都是基于既存内容的分析，本文不再做进一步延伸。

从文学功能论的角度去分析。如果说《第七天》中的新闻是截取了现实社会的某一片段以实践这样的操作，大可说是典型之法。这样的表现下无论从小说的创作模式上还是读者体验上都有着文学的基本功能——对社会的反映。为了实现这样的功能，我们不得不说《第七天》中的新闻对读者的接受体验是具有较强影响的，不管是艺术世界中的新闻作为线索推动了事件的发展，还是现实世界中人们对于新闻概念的经验性判断，新闻都是话语权极其强势的。假设，我们将小说中的新闻视角转变为杨飞的全知视角，如弃婴事件没有记者的参与也没有网络流传和官方的电视回应，全部转变为杨飞的第一视角叙述，这样新闻的话语权就被消除了。杨飞与官方电视或政府发布的信息鸿沟必然是巨大的，那么作者就需要使杨飞的话语成为整部小说最直接的解释，这样就需要更多的话语来参与杨飞的叙述，并且需要更多的情节来参与杨飞的故事以推动整部小说的进程，而无论是小说中哪一个既有话语，想必不会有新闻话语更直接的对接到最广大读者和最普遍现实。

“文学作品的接受活动不仅受作品的性质制约，也受读者的制约。读者作为生

物的和社会的本质，无论在意识或下意识中所接受的一切信息，都会影响到他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活动。”¹⁰从读者在现实中所接受的新闻到纯虚构的个体人物，这样的转向中现实及物性不免会被削弱，所以新闻话语的介入增强了现实世界在艺术世界中的话语权，从而利用新闻这种普遍认同单元使读者的接受活动更加自然流畅。这样的做法所获得的将是艺术操作中“圆满的”社会表现功能，另一面失去的是虚构的力量。当读者在现实世界所看到的新闻重演在艺术世界时，读者的呼应感是必然变强的，这种心理在多数读者那里将转化为阅读的快感。阅读过程变成了回看自我经验中重复出现的故事，趋于使读者审美体验变得简单化。于是，反复体验“暴力强拆”“医疗事故”这些新闻所参与的故事对读者的深层次阅读以及现实反思真的可以产生有利影响吗？这一点上恐怕难以证明。作者在进行创作时所创造的世界应该是比读者的经验世界更加完备的，因为读者作为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体验并不可能触及所有，而作者却有着创造世界所有领域的权利，就是这种巨大权力下，需要保持清醒的界线意识。小说与新闻相结合是艺术创造的新领域，这样就更应注意小说并非是社会进程的简单反映，而是需要在合理框架内表现历史的精华与延伸这个问题。“小说和新闻世界可以共享技巧、经验和基本看法，进而相互促进。但是它们必须保持两相分离，即便是在某个一心二用、同时从事这两项工作的写作人的灵魂中也应该如此”¹¹可见，对于分析《第七天》中如何做到艺术对现实世界的突围，将是未来延用此种新闻写作方式的重要拐点。

4. 原因分析：新闻介入写作方式背后的思考

根据上文所提，新闻介入写作方式是导致失衡以及围困的一个直接原因，将“失衡”、“围困”这些隐晦词语剔除，即是什么让《第七天》在生与死的世界中倾向了生者，又是什么使现实掩盖了艺术？分析路线可以分为文本内与文本内外

10) 刘建明，王泰玄等：《宣传舆论学大词典》，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662页。

11) [美]杰克·富勒：《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陈莉萍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两个层面，即文本内的生者支配逝者的原因与现实支配艺术的原因。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两组世界并非是单纯的二元对立关系，即使在名称上生与死，艺术与现实拥有着二元对立元素，但在整个世界及社会含义下，其可为时空中的不同但可共存的文化元素，这个是无限制、多元、多向的。二元对立在这里只是复杂世界的简单认识，不能做到对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无法规约的大量现象进行融括，所以本节探讨这个问题时会有意规避此倾向。

在分开探讨文本内与文本内外的问题前，《第七天》的归属及创作背景问题值得先做分析。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派”作家惊现文坛，余华也是作为“先锋派”作家之一向我们展示了众多作品，但是先锋派的存在只是过去那一段历史的标签，我们无法定义《第七天》写作时余华是否归属于某一派别。不管是先锋派还是归属于新写实派我们无法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第七天》这部作品是具有先锋性的，余华在进行创作时对于新世界或者说新时空的创造都是让这部小说产生了异于前人的叙述策略和语言风格，包括“死亡叙事”、“暴力叙事”这些既有叙事方法，这使《第七天》的先锋性得到了一定凸显。我们暂对于本篇的先锋性不做价值判断，但单纯的看一些写作手法可以看到有许多是余华常用的，正如本文所探讨的新闻“拼贴”的手法。从余华的《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受到文学界的好评后，余华也是利用文学驾驭荒诞和展现生命本能的写法屡试不爽，《第七天》的新闻介入写作方式也是将余华常用的“拼贴”手法再次利用了起来。另一个方面，我们看到《第七天》的创作阶段是余华也是先锋文学转型的时期，也就是九十年代后先锋文学概念的一再模糊而势微的时期，这时曾经的先锋派作家开始实验先锋回归现实这种迂回中庸的做法，“在现代先锋小说写作中，形式仍然是作为内容的恰当的载体来实验、操作的。”¹²⁾可以说余华将新闻的形式作为载体，让《第七天》带有先锋性的同时兼具现实主义回归的内容，这样一来整个写作变的更易操作且情理之中，所以这种写作方式具有背景的合理性的。

分析了《第七天》的创作背景后，再看新闻介入的直接原委。根据第一部分

12) 程光炜，李建周：《先锋小说研究资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36页。

的表格可以看出，作者在处理虚构的新闻信息流向时是参照过我们的现实生活的。作者所写即为作者所感，通过作品的表现，可以看到余华考虑到了故事是否为现实的见证的问题，通过合理的虚构拼贴以构成文中一个个新闻线索。同时，读者有能力感知的也只是新闻在生者时空的存在，逝者的时空可以说是为了弥补信息的空白所填充进去的载体，现实中的读者在阅读时必然对生者世界的新闻感同身受，但是随着当下新闻媒体的“不纯”态势，“人们接触文字新闻越来越多地是为了阅读的快乐，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获取事实。”¹³⁾读者的共鸣感仅限于新闻的媒介属性和阅读快感，而非其内容属性。这个时候逝者世界的出现必然给了内容上的挽救之机，这就形成了逝者是生者的信息注释角色，这样的角色下想必余华也给予了新闻更进一步的功能，即对新闻传播链条的延伸，利用灵魂的话语不做保留的将故事叙述到最后，而这里的最后是小说中新闻无法再进行下去的情节终点。

阅读快感被提升起来后，《第七天》的新闻介入与文本内外的联系随之产生。《第七天》的新闻介入不是一种“虚构”与“反虚构”的矛盾，而是可以归属于“非虚构”的一种做法。“非虚构”小说的兴起是基于现实而合理虚构下的操作，其出现带来的根本问题是文学力日渐衰退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文学话语权的焦虑，这样的焦虑使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容易被现实框架所束缚。由于当下我们所处的经验世界中新闻的话语权一再衰退，“现在的新闻变得更加非正式，更加私人化，更富有批判性，同时又有一种犬儒主义的疏淡和冷漠。”¹⁴⁾既有经验告诉我们新闻并非真正的事实真相，这个道理也是余华在创造《第七天》时极力想向我们反映的。当下的人们处在一个虚与实相交的时代，人们普遍存在求真的需求，这样的需求成为作家在进行非虚构写作过程中尤其看重的一点，为呼应社会读者的需求，《第七天》中所出现的新闻无不是比拟现实新闻的运作，从而打通经验与愿望之间的阻隔。从作者在《第七天》中给我们呈现的新闻内容来看，新闻的虚假性被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生者的世界中无法探寻真实，最终

13) [美]杰克·富勒：《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陈莉萍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14) [英]詹姆斯·库兰：《大众媒介与社会》，杨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也只有在逝者的世界中告知了真相，这样的情节折射出作者在对于当下现实的新闻生存现状是持怀疑甚至失望态度的。新闻所报道的事件在现实中真实存在，但是作为一个经验世界的信息个体来讲，我们无法全知所有，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管现实世界还是艺术世界都无法做到以个体来全知所有，这就是一部分新闻为何要出现在小说创作中的原因。通过新闻来告诉读者公信力的丧失确实存在，现实新闻或已不再真实，艺术虚构成为唯一可以“创造真实”的地方，这种无力感背后，是借虚构的平行世界来走向真实的终点。从这个角度来讲，此小说的写作并非被现实所困住，只是通过新闻来搭建现实与艺术的桥梁，以对当下固化的信息接受模式产生质疑。文学以及新闻两个话语权在公众眼中的衰退，和对这种固化危机的焦虑，或许扩大了新闻在文本内外的影响力。

上文中所谈强调了“真”是新闻存在的意义，那么“真”的底线问题也是保障此种意义合法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七天》将新闻大量的拼贴进艺术创作中，如何拿捏新闻在虚构中的还原程度、合理性，既不可过于荒诞显的不切实际，又不可过于雷同削弱虚构故事的力量，这就需要在写作过程中控制好“真”的弹性。《第七天》中以报纸、电视所报道的未造成死亡与暴力上访这一系列故事内容和拆迁户自身所说发生暴力强拆致人死亡事件有较大出入，通过在逝者世界的澄清，文中的新闻事件是虚假的，而亲身遭遇者的叙述是真实的。新闻在小说中的使用被加工成为理想状态，现实中无法确定的真实却通过小说可证可考，但小说又是一个虚构的框架，所以这样的虚构来源于对现实的怀疑心理。余华通过虚构的新闻将小说回归到了现实，给予了艺术世界里一个理想的“镜子”，不管故事如何虚构，现实如何虚假，都通过这面“镜子”反映了借小说来呼唤“真实”，打破“媒体霸权主义”¹⁵⁾的文学功能。新闻的介入有呼唤“真”的动机且不致于被现实所完全操控也就成为了“真”的底线，保留动机与怀疑，使此种写作方式既是突破又是回归，正回答了新闻介入的原因。

综之《第七天》中新闻的大量介入给予了人对生与死、现实与艺术之间的思

15) 参见[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田时纲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考，其中的时空特点对本文的撰写既是基础又是延伸，两组世界的存在使逝者的世界出现了对生者的依赖，使艺术的故事出现了对现实的模仿。这样的创作背后，是文学与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复杂现象，其中参杂着社会价值判断的多个层面，新闻与文学学科建设中的多向交叉。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新的文学发展契机，但是在每一种新事物发展的过程中都是一种曲线，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没有良好的引导，新闻介入可能会使小说的创作陷入僵局。所以，通过对《第七天》新闻介入写作方式的论析，我们可以展望到小说创作层面的新芽，也有意识的发现了不良的“祸根”，如何运用拿捏好新闻这把“双刃剑”，不仅需要作者的个人努力，也需要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第七天》给我们做了独特而又典型的例子，不管是失衡还是围困，仅仅是一种观察的角度，最终留下的是文学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性现实反思。

参考文献

- [美]勒内·韦勒克, 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 刘象愚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 [法]阿尔贝·加缪:《加缪文集》, 郭宏安、袁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9.
- 常立:〈论余华长<第七天>中的虚构与现实〉, 《小说评论》, 05期, 2013.
- 方延明:〈新闻文学化与文学新闻化的异化现象研究〉, 《山东大学学报》, 04期, 2009.
- [德]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 [德]汉斯·罗伯特·尧斯:《文学史对文学理论的挑战》, 张廷琛编, 《接受理论》,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9.
- 高玉:〈论余华的“先锋性”及“转型”问题〉, 《文艺争鸣》, 08期, 2008.
- 刘建明, 王泰玄等:《宣传舆论学大词典》,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
- [美]杰克·富勒:《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 陈莉萍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
- 程光炜, 李建周:《先锋小说研究资料》,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
- [英]詹姆斯·库兰:《大众媒介与社会》, 杨击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
-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 田时纲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 李灿:〈“生前”与“死后”——读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 《当代文坛》, 04期, 2019.
- 韩亮:〈批判现实主义的自我消解——论<第七天>兼及余华新世纪的写作〉, 《扬子江评论》, 02期, 2019.
- 신의연:〈1980년대 후반 위화(余华)소설 주제의식 탐구〉, 《中国人文科学》, 제41집, 2009.
- 신의연:〈여화(余华) 1990년대 중단편소설에 관한 소고〉, 《인문학연구》, 제52집, 2015.
- Huang Yiju: Ghost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return: the case of Yu Hua's "The Seventh Day", Neohelicon, Vol.43, 2016.

Abstract

An Analysis of Yu Hua's Writing Style of News Intervention in "*The Seventh Day*"

Li Junfei

The involvement of journalism not only brings new creative methods to literature, but also provides new narrative angles, connecting the real world and the art world in a deeper and more complex way. This research aims to investigate Yu Hua's "*The Seventh Day*" for the possible negative effects of news intervention, as this book reflects that the world of the deceased is attached to the world of the living, and the real world restricts the art worl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ext and accepta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emergence of news intervention in writing is due to the public's anxiety about the declining discourse power in news and literature.

Key Words: "*The Seventh Day*", Yu Hua, Journalism, Writing, Literature

투 고 일 : 2020. 10. 10. / 심 사 일 : 2020. 10. 15. ~ 2020. 11.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0. 11. 20.

